荀子

冊四

荀子

71371

孔叢子

【四庫簡要】

荀子卷第十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嘉善謝氏校本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爲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乂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書作惟天生聰明時乂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爲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爲字人傍爲亦會意字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疾與嫉同惡烏路反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文理謂節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道與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

中華書局聚

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隱栝烝矯然後直枸讀爲鉤曲也下皆同隱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礱厲皆磨也厲與礪同○注礪舊作勵誤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彊抑也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不及

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書曰予沖人不及知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鄭注本云任猶傳也玩楊意卻只作事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

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爲天性）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矯僞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違）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

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人僞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爲器陶人瓦工也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埏音羶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爲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爲之也或曰工人當爲陶人故猶本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爲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驗故聖人化性而起僞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僞也僞起於性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慧出有大僞莊子亦云仁相僞也義相虧

也皆言非其本性也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聖人過衆在能起僞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拂奪宋本作佛奪注同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爲其性惡所以欲爲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埶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

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矯僞者○生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不矯而爲之則悖亂在己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爲又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爲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

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衆者陵暴於寡而譁之不使得發言也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爲須臾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別之爲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付爲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故檃栝之生爲枸

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僞所爲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亦積僞然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埏而生之也辟讀爲譬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

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讀爲又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埏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埏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衆人也曾騫曾參閔子騫也孝己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爲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爲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以秦人之

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秦禮義則爲曾閔慢禮義則爲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爲性善則曾閔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爲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人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爲雖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爲不然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

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孰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爲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爲而不可使爲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下元刻有未必雖然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十一字宋本無

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事業）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工賈可以相爲而不能相爲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爲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僞爲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

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一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